

荷蘭綠黨參訪紀要

彭滄雯 台灣綠黨黨員

2007年6月初我因為到荷蘭開會的關係，順道拜訪了阿姆斯特丹的「左翼綠黨」(GroenLinks/ Green Left) 市議會辦公室，與兩位市議員Marieke van Doorninck及Judith Sargentini就綠黨組織和政策進行簡單的訪談。荷蘭其實有兩個綠黨，左翼綠黨成立於1989年，目前是阿姆斯特丹的第三大黨；另一個強調「深綠」的綠黨(De Groenen/ The Greens)，則更早於1983年就成立，不過目前較無政治實力。由於只有機會訪問到阿姆斯特丹的左翼綠黨，以下介紹係以其參選及組織發

展經驗為主，透過個案的呈現，讓大家對國際間的綠黨政治能有進一步瞭解。

歷史

左翼綠黨成立雖僅16年，但黨務組織發展順利，其參選模式也非常貼近平民參政的理想。這個綠黨當初是由四個小的左翼政黨所合組(共產黨、社會和平黨、基進黨、新教人民黨)。這些小黨自1980年代起開始合作，因為要獲得政治席次必須超過一定得票率，例如1984年的歐洲議會選舉中他們就得到一席，使

得這些小黨得以輪流問政。1989年另一次歐洲議會選舉，四個黨以「左翼綠黨」之名再次合作競選，並於次年正式成立左翼綠黨，而原本的四個政黨也於1991年宣布解散。

從名稱及其背景可知，左翼綠黨除了環境之外也重視社會公平與安全的議題，這一點正是



■ 荷蘭市議員都是兼職，不僅各有專長，也會針對議題主張跟別黨交換意見。

(照片提供：彭滄雯)

「深綠黨」不願加入這個政黨的主因之一，因為「深綠黨」認為左翼綠黨太過強調社會經濟議題而輕忽環境。左翼綠黨則強調他們是對兩者同樣重視。就這一點而言，左翼綠黨的社會關懷光譜較廣，與全球多數綠黨的取向也較為接近，亦即除了「環境」之外，也重視社會正義、和平、草根民主等各項議題。

選舉制度

左翼綠黨的多元社會關懷，反映在其招募候選人的過程中。Judith說，綠黨在每次選舉前會公開徵求候選人，由黨員針對自己專長的議題毛遂自薦（像是應徵工作一樣，要說明為何你適合擔任綠黨公職、有何專長議題），接著由決策小組（committee）以容納不同議題（環境、勞工、婦女、移民等）的代表為原則，排出提名優先順序或建議，最後再經由黨員大會投票確認。整個徵詢到決定的過程大約需要一年。

荷蘭的選制是政黨比例代表制（一票制），政黨提出候選人名單後，選民票可以投給名單中的任何人，票數是會根據政黨而累計，並依照總得票數分得幾個席次。通常選民會投給名單中的第一人，但若某位排名在後面的候選人得票特別多，則她/他也可能被移到名單的前面順位。

在整個競選過程中，個別候選人都無須負擔競選經費（除非有被列在名單後面而想要自我推銷的人，會花一些經費自我宣傳，不過這種行為在綠黨並不被鼓勵），而政黨若已經有席次證明自己的政治實力，也不用出保證金；只有尚未獲得席次的新政黨或政團參選需要保證金，約為3萬到4萬歐元（150萬至200萬新台幣）

幣），要當選後才能拿回來。即便如此，仍有非常多的政黨積極參選，例如上次選舉參選的政黨多達25個，最後只有6個政黨獲得席次。

目前左翼綠黨除了在阿姆斯特丹市議會的45席次當中佔了7席，另外在該市14區（districts）的區議會中，也有11區有綠黨的議員。由於荷蘭是內閣制，綠黨議員長期與第一大黨社會民主黨有合作默契，以聯盟方式進入區級政府。

組織經費

綠黨議員個別沒有助理，而是有一個共同辦公室，有五名專職黨工和一位實習生。由於荷蘭的政黨不能接受企業捐款，綠黨經費主要依靠政府的政黨補助、黨費^{【註1】}、以及每位公職約定回捐的10%薪資，來維持運作，因此Judith認為黨辦公室目前規模已經足夠，錢應當花在選舉上。我因此好奇議員問政的內容由誰協助找資料？對此，Judith很直接地反應就是「那是我工作的一部份！」，她說由於市府會提供充分的資料，她只要花時間閱讀這些資料就可以掌握狀況。

荷蘭的市議員都是兼職，每位議員通常另外有一份工作。儘管如此，綠黨議員仍會每週碰面討論政策，由於每位議員有自己的專長領域，因此對於不同議題的主張，多半聽從該議題專長者的意見，當然她們也會與其他政黨的議員交換意見。例如我們訪問的兩位議員中，Judith目前的工作與非洲發展的議題有關，因此荷蘭乃至歐盟對於非洲的政策，是她的專長；Marieke則長期關心紅燈區內的性工作者

註1：左翼綠黨黨費也採取比例制收取，最低為一年25歐元（1,250新台幣），但依照收入比例而有所增加。

權益，目前也在人口販運的非政府組織工作，因此專長就是荷蘭的性交易政策以及婦女權益。

左翼綠黨目前在阿姆斯特丹市約有2,600名黨員，全國黨員應有3萬人。但雖然他們在阿姆斯特丹算是第三大黨，以全國來說則仍是邊緣小黨。和在歐洲其他國家一樣，綠黨仍然屬於「大城市政黨」（Big-City Party），因此組織發展也是一項需要繼續耕耘的工作。

小結

在得知台灣綠黨發展多年的困境時，兩位議員的看法是，綠黨發展前提是要有一小群人願意堅持下去，例如有足夠的社運團體認為「如果要make a difference，不能只是遊說別的政黨，必須自己來」，這樣才有可能。另外，由於高爾剛好在半年前帶著他的電影《不願面對的真相》來到荷蘭，讓原本陷入冷門的環境議題再度被炒熱，她們也順道建議可以邀請高爾到台灣，應當多少對綠黨發展有利。

在1980年代，左翼綠黨也是受到德國綠黨成功的經驗之啟發，而串連發展成今天的規模。雖然她們目前的成就，與阿姆斯特丹城市本身的政經社會基礎也有關係，不過從這次訪問中，還是有些令人耳目一新的作法與經驗，應當是台灣的綠色政治運動可以納入參考的。



■ 荷蘭交通以輕軌電車與單車為主，其友善環境的政策也值得台灣借鑑。

（照片提供：彭滄雯）